

论重复者与创造者

——从《Narcissu》说起

郭宗萱

(厦门大学,福建 363105)

摘要:本文以《水仙(Narcissu)》的故事为线索,从主人公的情绪、心理和感情的变化加以社会学、心理学分析,分析了重复者和创造者的影响因素和个性特质,阐述了消极的价值观——信念的缺失——内心的空洞这种重复和循环的心理变化模式。得出一个结论:重复者与创造者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信念的存在与否决定他们对于现实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力。

关键词:重复;创造;信念;社会学;心理学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558(2009)05-0098-04

在这个只看得到自己的世界里…我不知道走了多少个季节…多少个下着梅雨的苍白天空…

——题记(摘自《水仙(Narcissu)》序章)

一、引子:Narcissu及其基本设定

“一段灿烂的回忆,一个冬日的故事……”黑色的长幅背景下,浮现出这样两行白色的文字。这就是《Narcissu》的开场。

“2001年 31042人

2002年 32143人

2003年 34427人

2004年7月自杀者人数摘自官方统计资料”

这样的开场决定了整个故事灰暗与压抑的整体基调。《Narcissu》讲述的,是男女主角如何以一种冷静的姿态审视死亡的故事。他们没有绝望,没有愤恨,只是平静地,淡然地面对一切。他们是医院7楼的病人。而7楼,是医院中唯一一处不进行治疗活动的地方,只是等待生命燃尽的地方。有时,状态较好的时候,病人会回到家中。病情恶化时又回到7楼。而他们就在这样的重复中等待着死亡。家中,或是7楼,一定会在其中一处迎来死亡。

他们佩戴白色手环,房间的窗户仅能拉开15CM。这些都将他们与外面的世界隔离,也是他们

无法摆脱的,象征着“异常”的印记。故事中,男主角仿佛只是一个引子,只是以他的视角叙述了女主角——濑津美的故事,刻画着她的人生。而我的叙述,也将以濑津美为中心展开。

二、重复者,日常与境界线

“每一天,都在脑海中罗列着空虚的资讯…只是不断积累着知识,构筑起毫无意义的价值观,只是试图从屏幕中寻求各种资讯…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现实感,成为了虚无的存在。”

医院里,濑津美这样对自己说。她不知道自己所能做的是,也不知道自己所做之事有什么意义,只能在这样的无意义中度过毫无变化的每一日,等待着生命的燃尽。

然而事实上,不只是7楼的濑津美,现实中同样有很多人过着这样的生活。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做的是,只是机械地重复着一成不变的每一天,完成那些需要被完成的事。我们常听人们说“内心空虚”,也是指这样的情况。他们没有自己的坚持和想要完成的东西,丧失了创造力与主观能动性,对生活缺乏现实感,只能机械地行动。于是他们的生活陷入了一种单调的循环模式,而他们沦为了“重复者”。

收稿日期:2009-09-09

作者简介:郭宗萱,女,厦门大学2008级社会学系学生。

“重复者”一词原是来自短篇小说《爱恋亡者之夜》的概念,指的是:在不明原因影响下被唤醒,并重复着曾经拥有过的人生中的“某一天”的亡者。

正像小说主人公的一段自述中所说的那样:

搞不好我也早就已经死了,也正过着重复者每天重复的日子?

也许是,也许不是。不过,去判断这种事情,又显得太没意义了。

我是活着,还是死了?

不管是哪一个答案,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如果只是重复着毫无意义的事情,人的行为与复读机也没有太多差别。只是在固定的时间点上重复着和过去相同的事。即使内容上有些许不同,却无法改变它们本质上的无意义。也因此,可以将重复者的概念推广到现实。事实上,感受不到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意义,只是一味地重复着它们的人们,也即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亡者。“行尸走肉”这个成语,描绘的也正是这样的毫无生存实感的生活状态。他们冷漠地旁观着自己的生活,甚至根本无法确认自己此刻是生存着的,仿佛他们不是他们自己而是成为了其他人。

拉康认为:人类的自我概念是镜像投射的产物。所以我们可以认为,重复者因为自己内心的虚无而将自我投射到他人身上,在他人的身上寄托自我,发现自我的碎片,使自我依赖他人而存在。于是,他们以一种他人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生活,而自己的生活不再像是属于自己的。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变得无谓而冷漠。他们为自己戴上了一层假面,他们与人交流,与世界联系仅仅是因为他们习惯去维持一种从过去延续至今的状态。

“对事物充满憧憬,努力地追求,假如心愿真的能够实现,当然很好…但是,假如无法实现的话,又该如何呢?我所能做的,只有从一开始就放弃一切,不去追求任何事物…我只能告诫自己,这是不可能的,只能够以冷漠的眼光来旁观着自己啊…”

是什么使人们沦为了重复者? 濑津美的这段话也许告诉了我们答案。她的绝症使她失去了未来,7楼的存在使她失去了选择的可能性。因此她被迫采用一种消极的思考方式,建立起消极的价值观。她放弃了一切,舍弃了所有希望的内心只剩下空虚。正是这种消极的价值观(对于她而言即是“放弃一切”的观念)和内心的空洞使她成为了重复者。

消极的价值观影响程度有深浅,而或多或少是一种三重否定。它否定过去的价值,现实的意义以及未来的可能性。当人们采取这种否定的态度时,曾经重视过的那些事物也变得不那么重要。就这样,人们忘却了最初的,使个体之为个体,区分彼此的重要的东西——即信念缺失。消极的价值观与信念缺失可说是一体的。消极的价值观蚕食着那些占据着内心重要地位的东西,人们失去了信念,内心出现了空洞,陷入一种重复和循环的生活模式。而信念缺失意味着人们失去了可以追寻的东西,空洞的内心中不存在任何期望,这又加剧了消极的观念。

对于濑津美而言,在客观情况的影响下,她失去了自由,而她为了逃避这样的现实带来的痛苦,为了不再失望而放弃了希望,舍弃信念,构筑起消极的价值观。但是,正如唯物辩证法中所说: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是否要建立消极价值观的关键因素仍然在于个人。个人经验是消极观念的来源之一。与消极价值观对应的自然是一种负面的经验。而这种经验既包括个体自己经历的挫折,也包括个体对他人经历的挫折的理解和认识。个体自己经历的挫折对个体产生的影响是直接的,快速的,而他人经验的影响是一种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

符号互动论的基本观点之一是:在互动过程中,人们往往通过扮演他人的角色,从他人的角度来解释其思想和意向,并以此为依据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在他人向个体传达他们经验的同时,个体通过这样的互动过程将他人的经验连同他人的空虚内化为自己的一部分,而这逐渐积累的经验使个体的内心出现裂痕,令消极价值观的形成成为可能。不同人的经验对个体的影响也有区别,具有示范作用的人的经验影响更为显著。

消极价值观和内心空洞形成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文化环境。重复者集聚的场所具有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而这将成为一种无形的力量,也正是弗洛姆定义的社会潜意识——自我在这样的环境中被压抑,内心的空洞被放大,空虚仿佛成为了一种传染性病毒,散播到每个人的内心深处。而这又让人们在心中植下消极的观念,产生了更多的重复者,无限循环下去。

医院则是这种场所的典型代表。医院是上演着无数生死更替的场所。病人在医院中会感到压抑,这

来源于每个病人或多或少具有的不安和恐惧,也是医院特有的氛围。这充满负面情绪的环境正是孕育消极价值观的土壤。人们在这样的环境影响成为重复者,并且使这样的氛围不断延续下去。正如《Narcissu》中的7楼一般,身患绝症的病人们聚集在一起,一个人的不安则会转变为一份共同的绝望。

此外,重复者也大量集聚于工作压力大的场所。原因有二:一是如果无法调整自己适应压力,往往会产生大量负面情绪,导致消极价值观的建立。二是,压力常常来源于某些功利性强的目标,而人们可能执着于这些目的而忘却了某些重要的信念。那些信念从人们的心中被剥离,成为无法填补的空白。

“我…不喜欢家。”

“我同样…也不喜欢7楼…”

“那么…我们就一起走吧?”

如果我们假定,对于重复者而言,“日常”是指毫无意义的被重复的每一天。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是重复者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划出了分隔一成不变的“日常”与充满未知与变数的“非日常”的“界限”。在《Narcissu》中,这道界限是那仅能拉开15CM的窗户。窗户一侧是濑津美的“日常”,而另一侧,则是她无法触碰的“非日常”。

然而,多数重复者并没有意识到这条界限的存在。他们只是躲在“日常”的一侧,在单调的重复的“日常”的保护下过着空虚而安定的生活,与“非日常”毫无交集,也没有打破界限的必要。但是,仍有部分重复者意识到了那条界限的存在。他们就此觉醒,意识到了自己的缺失,并想要打破和超越,于“非日常”中寻找自己的信念。尽管他们只是处在寻找的过程中,尽管他们并未完全脱离“日常”,但他们已经与那些重复者有了根本的不同。他们是“不完全重复者”。

在《Narcissu》中,在男主角的邀请下,两人一起离开7楼踏上了旅途。“只是想靠着自己的双腿,走到能走得到的地方去…”尽管濑津美仍然没有信念,没有目标,但她了解界限的存在,并做出了将它打破的决定。离开7楼的那一刻,她成为了一名不完全重复者。

同样的例子在《Scarlett》和《120日元之冬》中也有体现。《Scarlett》的主角因为想要离开不断重复的“日常”和可以预见的未来而踏上寻找“非日常”的旅

途,尽管他不知道他想要寻找的东西确切为何,但他仍然义无反顾地打破了那道界限。

《120日元之冬》中,只是为了“到远方去”这样一个模糊不定的目标,主角花费身上仅有的120元搭上了开往远方的列车,并在旅途中找到最美丽的风景。

他们都是不完全重复者。尽管不存在信念,但他们仍然越过了日常的界限。他们只是位于寻找的旅途上。也许他们什么都无法找到只能回归日常,但至少此刻,他们是不完全重复者。他们位于成为“创造者”的道路上。

三、创造者与信念

古人们经常强调立志的重要性。

墨子说:“志不强者智不达。”

苏轼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在这里,我不想仅将“志”这个概念定义为意志或志向,而是将它解释为接近于信念的某种东西。

信念,应是功利性无关,却使人们为之奋斗不懈的原则,梦想,目标等一切原始驱力。当一个人具有信念时,他生活的每个部分都充满意义。他有明确的原则,理念,和目标,他的一切行为都指向他的信念。

“…呐,你认为会怎样呢?”

“你是指假如这样走进的话,能否轻松地死掉吗?”

她向着湖边迈出了脚步。

“…你不拉住我吗?”

“因为你今天还不打算死吧?”

男主角和濑津美决定前往以水仙闻名的淡路岛。他们的旅途有了目标——淡路岛——向着那里前进着。濑津美找到了目标,她的时间变得有了意义。因此,生命不再是可以轻易被放弃的东西。她开始享受着这段旅途。买衣服,拍照,微笑。她说:“冰冻的时间开始了流动。”找到目标的那一刻,她成为了“创造者”。

“创造者”,正是怀有确定的信念,并为追寻与贯彻它而参与现实的构成,并以创造出某些东西(无论有意或无意)的方式对现实施加这种影响,同时享受着这样的过程的人们。

小说《源泉》中刻画的建筑师霍华德·洛克正是这样的创造者。他的信念在于他是一名理性的自我

主义者,同时,他热爱自己的事业。他不服务于任何人和任何事物,只是为自己而生存,任何人都无法动摇他的信念,也无法改变他。他倾尽自己的一切去爱他的事业,无论结果如何,他享受着创造自己的建筑的过程。

因为存在着自己坚持的信念,创造者们将一切赋予意义。他们享受着自己的创造。因为他们是依据自己的信念在参与世界的构成,他们用自己坚持的方式创造着一些什么,并用这些东西影响着现实。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让身边的一切发生着改变,他们感受到自己的信念,以及在信念驱动下自己的力量对现实的影响,他们觉得幸福和满足。

由此可见,重复者与创造者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信念的存在与否决定他们对于现实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力。

重复者们总是躲在日常的一侧,安于可以看见的未来,机械地重复着一成不变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中不存在一个支撑他们存在的支点。他们以一种冷漠的态度旁观自己的生活,单调地重复着一切,永远不会,也无法参与现实的构成。在他们的生活中不存在信念,不存在意义,他们感受不到自己的力量在现实中的回音,仿佛他们的世界只是一片空白,一片虚无。他们无法影响自己感觉到的现实,因此无法确认自己的存在。这又加剧了他们的无力感,使他们更加消极,在单调重复的生活模式中陷得更深。

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写道:人的实在不是要消灭“自在的存在”,而是要改变他与存在的关系。

因此,如果要使重复者向创造者转变,也必须采用一种逆向的方法,从存在到本质,一点点进行改变。不完全重复者是重复者向创造者转变过程中必须经历的过渡阶段。因此,首先必须打破日常的境界线,只有通过脱离既定的日常,在未知的“非日常”中更多地参与并影响现实,才能感受到自身对于现实的影响力,开始逐渐享受创造的过程并一点点寻

回信念。

同时,为了帮助重复者实现这样的转变,一个合适的文化氛围也是必要的。需要构建一个能让重复者自然地融入其中的,没有压力与紧张感的轻松的文化环境。只是一个可以自由地谈笑的地方也没关系,重要的是,它必须是一个重复者的容身之处。这个地方可以确实地让人有存在于其中的感觉——自己是这里必要的一部分,有人需要着自己,自己的话可以产生回应,自己的行为可以对这里产生影响。在这样的氛围下,即使是重复者也能够体认到生存的实感,并为了回应和确认这样的感受,一点点地做出改变。

四、尾声

《Narcissu》的最后,濑津美在病情恶化之后,平静地步入了大海,成为了2005年度推算自杀者人数3万5千人中的一位。

对她而言,她的信念仅仅是反抗单调的“日常”,自由的选择,哪怕只有一次。

于是,她做出了最初,也是最后的反抗。

不是在家,也不是在7楼……而是某个,靠着自己的双腿,能够走到的地方……

她坚持着自己的信念从重复者成为了创造者,而唯一一次的创造,是自己的人生终结的方式。

最后一刻的她,微笑着走进了大海。那是最为灿烂和美丽的微笑。

尽管这微笑仅仅是被一台一次性相机记录下来,但它仍然成为了永久定格的胶片——那是她最初,也是最后创造的东西。也是她存在的痕迹。

注 释:

《Narcissu》:Stage Nana于2005年8推出的非商业性文学类AVG。电子小说游戏,由Keyfc完成汉化。

(下转第86页)

《玛丽·巴顿》的丰富性使其作品蕴含着多重声音,在平静沉着的叙事话语中,从源于现实生活的缓缓叙述中,从作品中的叙述、对话入手,分析其众多声音的内涵。揭示其与主流意识、主流价值观之间关系,揭示文本所反映的意识形态、宗教性与女性意识。

参考文献:

[1][8][18]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103

[2]陈永国.互文性[J].外国文学,2003,1:75-81.

[3] David Morse. High Victorian Culture[M]. 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93.47

[4]陈蕾蕾.乔治·爱略特早期作品的新历史主义解读[J].外国文学研究,2002,(1):54-60.

[5][6][7][9][10][11][13][15][16][17]盖斯凯尔夫人.玛丽·巴顿[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11,30,108-109,113,58-59,59,503,170,438,335-336

[12][14]张伯香,曹静.《失乐园》中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J].外国文学研究,1999,83(1):49-53.

Ideological Nature, Religiousness and Female Consciousness

Wei Enwen & Dong Hong

(Liming Vocational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00, P.R. China)

Abstract:The narrative voice of Mary Barton, with a marked ideological nature, reveals the class oppression and questions the labor-capital conflict in 19-century England through the delineation of the living conditions and the inner life of the working class. The narrative voice is characterized by a strong religious color. Almost all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preach God's kindheartedness, compassion, benevolence by practising Christian doctrines. From beginning to end the female narrative voice in the novel finds expression in the use of meek language, but displays female consciousness. The interweaving of stern and mild discourse shows the wisdom, reason, self-esteem and independence of females.

Key words:Mary Barton; narrative voice; ideological nature; religiousness; female consciousness

(上接第 101 页)

On the Repeater and the Creator -- Reflections on Narcissu

Guo Zongxuan

(Xiamen University, Fujian 363105, P.R.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takes the story of Narcissu for the clues,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ersonality traits from the hero's emotional, psychological and emotional changes, and expounds the negative viewpoint of value, the lack of belief, and inner hollowness---this dupli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models. It comes to a conclusion that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repeaters and creators lies in: their beliefs decide the influence of the various degrees on the reality.

Key words: duplication; creation; beliefs; sociology; psychology